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小舞台
本日演唱狀元審百案
每位票價二角 全月包廂三角

請注意
初級幾何學現已出版了
代售處成都東御街卅貳號學業印刷社

黃靜餘失契啟事

竊靜餘本年古歷十月內經中證介紹承買溫江縣第六區倪樹琴所有祖業在該縣第五區岩得臥郭家院子地方共約四十三畝零昨冬月廿五日已經過稅驗契投佃暨各種買田手續辦清由溫江乘車各返省不料所帶之各種契約憑據概行失掉除向溫江縣政府備案存查並又商同中證與倪姓賣主另立另契約過契稅另行辦清買賣田地各種手續外無論何人拾得裕豐堂黃靜餘各項紙約憑據概作廢紙若有拾得原件送至祠堂街長生店者酬洋二元特此申明

仙茸到省
欲購從速
小什字泰三堂啟

玉獅帶 初集
本書計三十回印刷精良大字大本前印兩次俱銷售一空致使購者空勞往返現在三版出書特歡迎閱者兩星期每冊只售大洋一元過期無折外縣函購郵票代價本報發行部經售

滑稽香艷小說
續太太外史
全一冊售洋四角外縣郵票代價另加寄費五仙
本報發行部經售

新興餐館已經開幕
福興街六十一號
地點宏敞。座位舒適。飲食精美。招待週到。大宴小飲。隨皆適宜。新張開幕。特別歡迎。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四年一月十一日（星期五）

成都新聞

第陸壹肆號

訂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社址 東御街壹叁柒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學業印刷社代印

挽劉半農聯

北大教授劉半農博士，由西北考察歸來，不幸染黃疸病歿於故都，生前友好，各以聯挽之，藉寄哀懷，佳作頗多，爰擇錄之。吳稚暉挽云：『還債人偏要早死，倒霉國實在傷心。』胡適之挽云：『守常慘死，獨秀幽囚，新青年舊夥如今又少一個；拚命精神，打油風趣，老朋友當中無人不念半農。』周作人挽云：『十七年爾汝舊交，追憶還從卯字號；廿餘年馳驅大漠，歸來竟作丁令威。』俞平伯挽云：『百靈廟遠駝鈴寂；二復居寒鳳壁孤。』郁達夫挽云：『天祿校讎書文盛雕龍瓦釜揚鞭喪斯響；巴黎傳絕學語新世說茶花淡影冷餘情。』盛成挽云：『活昆蟲竟敢咬死學者；死文字那能哭活先生。』錢玄同挽云：『當編輯新青年時，全仗帶感情的筆鋒，推翻那陳腐文章，昏亂思想；曾仿江陰四句山歌，創作活潑清新的揚鞭瓦釜。回溯在文學革命旗下，勳績弘多；更於世道有功，是痛詆乩壇，嚴斥臉譜。自首建數人會後，親製測語音的儀器，專心於四聲實驗，方言調查；又纂宋元以來俗字譜，打倒煩瑣謬誤的文學舉偶，方期對國語運動，貢獻無量；何圖變生不測，竟禍起蟣虱，命喪庸醫。』尚有名聞遐邇賽金花挽聯二付，詞意均不甚佳，茲不錄。

小報大事記

▲南京九日電 于右任佳（九日）晚乘車赴陝主持朱佛光公葬典禮云

▲南京九日電 何應欽佳（九日）由京赴平報告政祭閻封翁後即由并返平云

小舞台

煙狀元 審百案 第三幕 收狀

可恨信口吹堂官。每日將賃報。與我沒收不說不退。反而惡言咒罵。是我怒氣難消。耳聽有人找伴。同往告狀

。倘雖一道去可(四白)奴家彈三弦的潘金蓮便是。日每煙館彈唱。到也略可敷口。不料黃金窟燒[illegible]潘伯勳。故作刁難。阻擋人家。不準進館。此氣難平。不免去告他一狀。(仝白)請了請了。你我一道登樓。往騮馬前告狀去。(一唱)有雷娃見騮馬連忙跪倒。尊一聲騮馬爺細聽根苗。王大糞當堂官心腸不好。振這個吃那僩光打濫條。我賣煙說本錢只有三吊。還要分吊二去買麵包。他不該又抽頭又把煙要。還罰我掃樓板龜子亂叨。懇騮馬評案情主張公道。誰有理誰無理秦鏡明瞭。

（未完）

添演 鴛鴦夢 第七齣 送別

鄒沛撰

(眉嫵旦介)不是他是我。(生介)吓。却原娘子到此幾時」。請坐。(旦介)有坐。(生介)娘子可曾聽着卑人說些甚麼。(旦介)既是比期將近。理應上京赴選。何必在此遲疑。(生介)怎奈家中無人。母親年老之人侍俸。(旦介)家間之事。及母親甘旨自有妻身侍理。何必擔心。(生介)既是如此。兒也要稟明母親纔是。兒拜請母親。(上老旦介)風送爐煙歸影院。月移花影上閒庭。

（未完）

潑婆經

王婆婆口述 男洪顯筆紀 （續）

婦女必讀，治家寶書。惹禍招非，焉能守口。其在命婦，尤多可慮。一切官情，熟習其故。

慫恿丈夫，名譽不顧。心醉金錢，偷翻雲覆。善譜工讒，憑伊喜怒。

案件獄情，視其賄賂。貪墨性成，久久洩露。致於夫死，禍由內助。

士農工商，尤多不堪。許多婦女，言語荒唐。家庭之內，無法無主。

翁姑亂罵，母虎猖狂。清晨早起，倘未畢妝。頭面不洗，惡語亂揚。

博士信箱

王洪顯

(問)我的朋友章脫明，告訴我一段關於他鄰居的事：『父親要兒子柔日讀經，剛日讀史，兒子偏要早看癡婆子，夜看金瓶梅，結果父親氣死在道上。』請問這兒子的行爲有什麼不對？（旁觀者）(答)當然不對。他應該看『麻雀經』與『性史』才對。

(問)鄉村婆來了乞兒，犬必隨其後吠，想：他討他的飯，與牠何相干？富貴不去犯，單咬破衣衫，請王博士給我們深刻的了解（俠夫）(答)狗最聰明，牠曉得給牠東西吃的，決不是穿破衣衫的人；分掉牠食物的，是穿破衣衫的人。所以勢不兩力！

(問)昨夜因爲酒醉後，當在青年的男女面前脫下褲子，醒後覺得異常慚愧，沒有面目見人，貴博士有什麼妙法，替我解決？（狂人）(答)很好，你應當着他們之面，玩一下吃米田共的趣劇。於是大家就當你有神經病，你也可以不用慚愧了。

▲蒲圻降赤雨

蒲圻通訊，本縣於上月二十九日晚十時許，突覺天氣驟變，降下赤雨，一分鐘始止，據老年者云，此雨於五十年前，曾下降一次，主旱災之象，明年恐又將大旱，果爾則喘息未定之蒲民，又將重罹災禍云，姑妄誌之，以觀其後云，

▲鴉片煙雜記（笑）

鴉片烟於入有損無益，但沉溺時日有黑姨太太之稱，蓋戀此者殊樂而忘返也，從來關於鴉片煙之譜詩謎聯故事極多，爰就所知錄之，以傳一笑，一，某甲善謔，嘗命小童市烟，童久未歸，甲因步岳武穆征元朮時駐兵翠微山原韻作詩云，經年烟漬滿塵衣，辨舊分新細入微，好斗好槍吹未足，輕挑黑米未曾歸，案岳王原詩云，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得尋芳上翠微，好山好水觀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二，兩般秋雨盦筆記詠烟槍詩云，此是殺人真利器，不名煙袋故名槍，頗警絕，

（未完）

玉獅帶二三集 預約截止
俟出書登報通知
一一四回 聞驚訊虎牝搜相府 得喜報甄鬟阻佳期
一一五回 驟愕風雲捲長天組府調將 滿目山川聞杜宇岐路心驚
一一六回 樂柳營期饗佈三軍 長安城襲花訪虎子

哀情小說 續姊妹花

第五章 可憐的大寶

(104)

二寶雖明知他懷着歹意。但在他威勢下。也不能不依。只得順從了他。命人單把大寶請到。錢督辦也是生成的一種天性。生平最貪的就是一個色字。他的不怕造孽。不憚爲惡。一大半就是因這一個色字而造成他的罪惡。他既有了這種本性。所以今天對於大寶的情形。也就越發殷勤。越發露骨了。大寶雖則老實一點。畢竟不是泥塑木雕。她對於錢督辦對他的意外殷勤。怎麼又不知道是一種非分的侮辱。怎麼不知道是一種輕薄的欺淩。然而他是個弱女子。他是在人家手裏拯免出來的虎口。餘生。他雖然現在是死裏逃生。然而他的生命線。還不是依舊操緊在別人的掌之中。不但他自己個人。並且連他的爹媽。丈夫桃奇。胞妹二寶。以及兩個孩子濟兒南兒。這幾個有連帶關係的人。都得着看自己一身的行動。而被連累。爲着自己一人而担着莫大的嫌疑。

紀實武俠小說 江湖大俠

(四五)

第四回 雄心勃勃廣結義兄弟 熱血淋淋各顯好手段

回頭看着發話的人，却是他的生死弟兄繆培德，耀青便趁此住手，把五桂用力一送，跌出丈餘開外，繆培德奔上前來，拉了耀青便跑，龍虎會的弟兄，却不敢攔阻，只因膠培德是廖五桂的拜兄，只得瞬瞬望着耀青揚長而去，這一來賭場便散，傳聞出去，衆人都道，看不出藍耀青平日之間這般和善，攪賭場却有這樣的潑辣手段，倒不要小覷了他，從此藍耀青的名氣，越發響起來了，入天地會的人，也極然兒多，廖五桂和藍耀青便結了不解的深仇，常在謀報復的法兒，耀青也知道五桂不肯與他甘休，很是留神防守，偏是天地會的會友，和龍虎會的會友，時時發生爭執，鬧出事兒，互相械鬥，各有死傷，這般鬧去，便給官府注意，防他們鬧出大禍，便有解散天地會和龍虎會的動機，雙方的人，才稍稍歛跡，這時候藍耀青叔父藍老顯兒，已是去世，

成都長發和號
專門零售
口蘑 二八二
五香 二十二
豆鼓 每斤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販莊格外廉價◀

聲耶明
克瘡哥
爲眼瘡科聖藥也
啓者鄙人感覺成都市眼科及瘡症甚爲缺之良藥以救同胞之危矣故向癘建老號接洽始得同意允諾入川推銷特將聲耶明及克瘡哥兩種由鄭交運到蓉凡屬病家務須注意焉確有藥到病除之效可謂言之不謬矣

送醫時間 八鐘起十鐘止 貧苦不取分文
出醫時間 午十一鐘起四鐘止 收費二元
夜間加倍輿費在外
成衛植記天佑堂隙
痘守護一住址上北
打金街一百零二號

少城公園門口
隱廬南貨商店
廉價出頂
啓者鄙人近因要事赴滬甘將本店全堂器具廉價出頂如欲頂者希向櫃上交涉可也

雀斑內消丸
總批發上海協和大藥房
專治男女面生雀斑土痣燒子粉刺內服無不立見奇效內服有詳細說明
每瓶暫售大洋五角
成都經售處 安寧藥房 華勝藥房 華威藥房

智育影院
一月九日起演
女性的吶喊
大光明
午晚 停演

偵探蝶案
風流小生
新編劇本劉三已
版冊實售洋三
對分十幕幕次如
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幕
逞驗 施刑 棄屍 驚夢 破案 審訊 索命 遊殿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七十八回 蕭將軍誤中蒙汗藥 白總鎮失守淩天關

繼後大軍抵定，徐元戎等，又復遠征浙西，今上見後防空虛，始命千歲，徵調軍馬，進駐鳳陽，以便控製皖楚，節制諸道，前月紅夷關王師潰敗，警報至京，今上復命千歲準備南征，以爲護國公後盾，現時鳳陽，調集各道援軍，約有五十餘萬之衆，虎衛宿將，更不計其數，將軍若往乞求，似較長安迅速，蕭雲打拱道，承蒙總鎮指引，但東宮千歲處，猛將雖多，豈可擅移，勢必仍乖往長安請求，白壁哈哈笑道，蕭將軍休憂，老夫若無把握，豈能敎將軍前往，明日老夫亦將入朝，面陳皖南軍事，彼此皆爲國宣勞，老夫便與將軍，一同往謁東宮千歲，老夫自曾將徐元帥等現時狀況，呈明千歲，將軍便可星夜入京，奏明今上懇請調千歲軍馬往援，援救紅夷關，倘不及往救鴛鴦島爲重，老夫揣想，今上必能應允，朝中聖旨到時，東宮千歲軍馬已整頓齊備，常言救兵如救火，如此，不到一月，唐軍便可全逹鴛鴦島，老夫因久慕徐元戎忠勇，故敢爲劃策，是否之處，尚望將軍詳裁，蕭雲一聽，此計果然大妙，難得這白總鎮如此好心，便打躬道，承總鎮敎誨，末將敢不依循，唯使大人跋涉長途，爲可憾耳，白壁連連搖手笑道，蕭將軍休得過謙，你我皆一殿之臣，何須多禮，白壁說着，便命家奴擺酒，與蕭少將軍接風，蕭雲即便推辭，白壁笑道，蕭將軍何必客氣，今且在敝衙宿一宵，明日老夫與將軍一同登程不遲，蕭雲難却盛意，只得入席，飲酒之間，白壁更肆其粲花之舌，滔滔不絕的贊美蕭芳蒲鸞英等人，蕭雲灑着淚道，蕭芳已死，白壁更假作驚惶，連聲長嘆，又勸慰了蕭雲一會，酒落歡腸，杯杯即乾，將才酒過三巡，蕭雲頓覺頭暈目眩，心中大吃一驚，猛見白壁停杯不飲，意待抽身入內，蕭雲方才恍然大悟，不覺怒火中燒，哄聲便立了起來，隔棹來抓白壁，白壁身軀略讓，連呼蕭將軍怎麼時，蕭雲已翻身倒地，白壁哈哈大笑，即命家人將蕭雲推入獄去，自己先命了個精細軍校，持密函一封，星夜趕京，遞與沈謙，一面點起馬步三軍，趁夜解送蕭雲入京，便誣他臨陣私逃，謊報軍情，白壁謀事計畫周詳，又命人用活木塞，將蕭雲嘴吧塞着，釘入囚車，自己統了精兵一萬，猛將二員，親解進京，

蕭雲做夢也竟有想着，自己會變做這般模樣，醒來時已是殘月東斜，車聲鄰鄰，自己已經做了囚犯，被別人綑定，心裏暗自不相信，看他用個甚麼名兒辦我，口裏又說不出話來，只有哼哼的冷笑，白壁想着見了沈太師，必然高官任做，駿馬仍騎，心裡好不高興，一路吆吆喝喝，對直將蕭雲解向長安，天方黎明，行經至黃葉山前，白壁看那山，兩峯高插雲際，險惡異常，心裏不由有些恬惙，便叫軍將，緊衛着囚車，迅速衛出山口，將才走到半山腰，猛聽一棒鑼響，鐵葉林裡，早閃出一彪人馬來，蹙月做光，略能辨識，俱是頭裹藍巾，身著短服，一個個手裡俱執着斬馬長刀，白壁大吃一驚，正欲親往喝罵，馬後一將，已舞刀先出，白壁急命囚車退後，讓大將王雄謝森，前往擋路，謝森見王雄出馬，自己也擒槍出列，見那面賊匪，也列開陣式，數十名健兒，捧出匪首來，白壁看那匪首時，陡吃一驚，却不是虎背狼腰的大漢，乃是個千嬌百媚的好女兒，白壁正看得眼花，那面王雄早已出馬，三言兩語說得不對，兩人便放馬厮殺，戰了四五個回合，那女匪一聲嬌叱，王雄大刀，已被女匪寶劍，削爲兩斷，略一遲延，那女匪手裏劍一翻，王雄已身首異處，謝森出馬搶救，也被那女匪一概誅却，白壁直駭得心碎魂飛，險些跌下馬來，那裏還敢迎敵，急撥馬由斜剌裡飛逃，那些官兵，見主帥逃走，誰不顧性命，都搶先逃命，那女子也不追趕，命健兒砍開囚車，放出蕭雲來，蕭雲忙向那女子叩謝救命之恩，並說明往事，那女子大驚，便邀蕭雲上山路坐，屏退左右，復問了遍鴛鴦島詳情，自己也將往事道了一遍，蕭雲始知這女子，便是隱逸通逃亡的逸英姑娘，原來逸英，自往投大安山，錯了時日後，復往浙西等地，尋了遍不通蹤跡，方折轉到此地來，遇着黃葉山女匪王鏡英，攔路搶刼，鏡英落馬被擒，自願奉逸英爲寨主，逸英始居此山，因前次白壁曾調大軍三次來此痛剿，鏡英屢敗數回，故今日嘍軍，探得白壁過此，鏡英方聳恿逸英，下山截刼，不料却救了蕭雲，當下逸英便道，蕭將軍休得着急，奴家不才，今夜願往淩天關，盜取文書，蕭雲連忙稱謝，不一時鏡英亦回，三人復聚談了會，逸英又將鴛鴦島鄭鼎威勢，詳問了遍，直到更闌，逸英方另更了夜行裝，告別蕭雲鏡英，直往淩天關盜取文書，鏡英安置了蕭雲，也便入眠，那知白壁，不分星夜趕至鳳陽乞兵，東宮太子李宋，聽說皇犯被刼，未知虛實，便撥了雄兵五萬，來剿黃葉山，統軍將帥，也以事件重大，隨同白壁，不分晝夜，直投黃葉山來，

大明二十七俠 二四三

第六十三回 鈎魂使智賺活閻羅 馬青鋒力却方小弟

寧仁邀着二位，同到隔壁房中，約齊尚蒯兩個，同到外面去吃，一行五人，同出三義店，到街口一家館子內去，上樓找了間暖閣，大家略微謙遜，依次坐定，寧仁坐在主位上，堂倌進來，擺下五份盃筷，問爺們用什麼點心，喝酒嗎，寧仁道，給咱們要五壺好汾酒，一個生炒牛肉絲，一個油爆羊肚，那堂倌應聲去了，喚了下去，先送上一壺好龍井茶來，放下茶杯，給五人各篩了一杯，隨又打了手巾把兒，走來送給五位擦臉，收了手巾，回身退去，一會兒已送進五壺酒，兩盤菜來，寧仁執壺，給各人斟酒，馬青鋒推說量窄，不會飲酒，寧仁笑道，不成，你們昨晚在三義店，打二斤汾酒，兩人對酌，今日劣兄纔叫汾酒，乃是爲的二位，如閣下不飲，便看不起劣兄了，馬青鋒祇得伸手，將酒盃擎着，起身謝他，由他斟滿，寧仁依次斟完酒，說了聲請，擧杯就口，放杯擧筷，讓衆人吃菜，一面說，各位用什麼點心，自己隨意，敎他們做去，衆人擎杯道着謝，口中應着，放杯取筷拈菜，馬青鋒見寧仁擧酒就喝，光景絲毫無弊，心中也放了一半，但擧杯只靠一靠嘴唇，不肯多飲，公孫霖也是如此，轉視尚蒯二人，却一口喝乾，鬧着要和二人照杯，寧仁伸手高擎着酒壺，要給他倆斟酒，二人推托不得，祗得喝乾篩滿，口中說下不爲例，寧仁笑道，並非我說小器話，咱們儘壺乾，不再添酒，就是大家平吃，統共不過十斤酒，來來來，請，說着擎杯，五人同飲，一會兒，已吃到第四壺，寧仁仍照例給四人斟酒，後給自己斟上，大家說請，擧杯就口，馬青鋒公孫霖兩人，剛呷得一口，覺得這酒味與前吃者有些不同，因爲人家作東，不好開口，祗得照例喝下肚去，及至一杯喝完，忽然覺得頭暈目眩，天旋地轉起來，二人知道不妙，起身要走，那知頭重脚輕，立足不住，身不由己的，撲通倒將下來，三人齊說妙哉妙哉，倒也倒也，那堂倌應聲入內，拉開桌子，寧仁在身上掏出兩根繩子來，將二人捆個結實，吩咐堂倌，將兩人放在僻靜的暗陬室內，分別放開，不可誤事，堂倌應聲是，

滑稽社會 長篇小說

王博士 一一一

第十六回 活用金錢識肉出口 實行隔離南瓜搬家

老南瓜道，你先生要會她，請改日來，她此時不在家中，傳載之道，既是如此，我明日再來，橫順還要取她臉上的煙灰，我未有帶針來，老南瓜驚道，怎麼用針取煙灰，傳載之道，用空針打進肉內，吸出煙油，這種乃是煙之精華，王洪順現在欲組織戒煙醫院，就要取這個來作原料，比嗎啡更好，老南瓜道，那不是打成滿臉蜂窩，豈不痛呀，傳載之笑道，她既答應，又得了一百元，雖然受點痛苦，變成麻子，但煙灰取盡，面容紅潤，還更增美麗」，老南瓜聽言，想着汪三薪的話，不由又氣又怕，暗罵無有良心，怪不得叫我去難王洪順，原來他把老娘的煙油，拿來賣錢，我是有癮的人，取了煙汁，豈不發癮死了嗎，但若不答應，王洪順則有詞可借，這眞是作難，正想着，忽聽傳載之說道，請你轉達五姐，我明天定來，這事不能作假，弄取不可，說畢揚長去了，老南瓜想着，心裏好生難過，深恐明天再來，不但牙齒取落，還要變成麻子，當即與張媽商量，若是他明天來了，就說我已經搬家，不知去向，你還是去把王駛子喊來，張媽笑道，我勸太太不要亂想攀高，去接交穿西裝的外國洋人，你說你本領大，不怕，現在一個錢眞見，反倒陪錢枝高塔牌紙煙，王駛子大爺，雖是賣鵝肉的，人家硬是好說話，吃雙刀牌紙煙，都很講究的了，老南瓜嘆氣道，我曉得是這樣的，誰個願意去做，害得我多費了一斤灰麵，二十斤石灰粥，兩人閒談一會，自去重尋舊愛不提，却說王洪順第二天便在肉麻小報登載，